

左國易一家言

下

口仁12
1922
3 止



門口12
1922
卷9止

左國易一家言卷之下

播磨 谷川順 著

魯卜楚邱占穆子終身

昭公五年傳初穆子之生也莊叔以周易筮之

莊叔穆子父得臣也叔孫穆子避僑如之難去而

及庚宗庚宗魯地遇婦人使私為食而宿焉適齊娶於

國氏生孟丙仲士穆嘗夢天壓已弗勝顧而見人

黑而上僂深目而顴喙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且

含章堂藏

而皆召其從者無之後魯人召之歸立為卿得庚
 宗婦人之子召而見之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號之
 曰牛曰唯遂使為豎有寵長使為家政穆子遇疾
 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強與孟丙盟不可欲使從
 豎牛讒孟丙而殺之又強與仲士盟不可復讒而
 逐之奔齊疾急命召仲士牛許而不召且曰夫子
 疾病不欲見人使寘饋于介而退寘置也介牛弗
 進則置虛命徹寫器令空示若叔穆子三日不食

而卒實昭四年也五年牛立穆之庶子嫫而相之
 既葬仲士至自齊豎牛攻殺之昭子嫫也即位朝其
 家眾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嫡立庶罪莫
 大焉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關
 之外投其首於寧風之棘上傳因追溯前事而述
 穆子生時之占詞以為後驗也

遇明夷  之謙

明夷為卦上坤下離坤為地離為日日為地所掩

而傷其明之象。又坤為陰暗，離為文明。今坤在離上，是陰暗之小人，晦傷文明之君子之象。故名之明夷。謙為卦，上坤下艮，坤為地，艮為山。夫地卑下之稱，山地高聳之名。今山在地下，是以山高下地。下之象。又坤為柔順，艮為篤實。外柔順而內篤實者，是為謙讓之義。故名之謙。

以示卜楚邱楚邱曰：是謂明夷。鳥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舊本脫自是以下二十五字。蓋考此章文義，引明夷初九爻辭以為己言之證。徵此當先舉其爻辭。後引之釋其占詞，以為一篇之體裁也。先非舉爻辭後，不可得引爻以證己言。猶觀之否之例。其脫也。著明也。故今補正焉。○此明夷初九爻辭。夫明夷暗主，傷明臣君子之時。初九以離體居明夷之初，與六四敵應。此有初九欲上進為六四見傷而不得進之義。則是為鳥于飛，垂其翼之象。離為飛鳥，其中

一陰為身外二陽為翼初為六四見傷是垂翼之象也 蓋明臣君子之所行

乃小人之所惡也明夷小人得志而害君子之時

君子知幾義當速去三日不食三言多數言困窮

之甚也猶文王箕子事於紂然當是之時唯有退

守以安於命而已苟不計其時而有攸為則主人

有言所蔽昧不得遂其志也君子于行耆陽爻為進之象三日不食有

攸往主人有言者六四陰暗敵應乎初九傷君子之意象

此將行而歸為子祀以讒人入其名曰牛卒以餒死

此一篇總括之占詞也此指穆豹將行謂出奔齊

子指莊叔歸為子祀謂歸自齊而為莊叔嗣以奉

其祭祀也迨其歸國以讒人入其名曰牛而豹寵

牛却為之餒死也此占能察箸情以盡其精微幹

旋爻辭以演繹其義擬議卦名與象以盡其變化

為其活動也按此將行以鳥于飛君子于行言歸

為子祀以其垂翼言以讒人入以有攸行主人有

言言其名曰牛以純離為牛言卒以餒死以三日

不食言。

明夷日也。

此言明夷日之卦也。夫日進地上曰晉，日入地下曰明夷。此二卦皆以日之運動名卦，故日為主，地為客。今畧客取主，以為占用，故曰明夷日也。已下推演日之象義，以承上章逐條辨之。

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

以一晝夜分十時，以當十干，又十日曰旬，皆以十

為紀，故曰日之數十，十位，周位階也。七年傳曰：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故王、臣、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是也。蓋占意以一晝夜分十時，當十位也。杜註以有食日旦日之言，終以十時，當十二時者，恐非也。自王已下，其二為公，其三為卿，日上其中，食日為二，旦日為三。

日上其日，中盛明之時，故以當王，其二為公，以當

食日其三為卿以當且日莊叔亞卿也故舉王公卿之三以畧其他也

明夷之謙明而未融其當且乎故曰為子祀

明夷日為地所蔽謙止於地下之象此為靈耀未

昇天而止於地下欲明而未融朗之時故曰其當

且乎且日當卿而莊叔卿也今筮豹亦為卿故曰

為子祀○按經文與此章其義不同經文取日沒

虞淵之義故曰明入地中又曰初登于天後入于

地是也此章據日將出暘谷之義故曰明而未融是也

日之謙當鳥故曰明夷鳥于飛

日貴光明故曰日上其中今日在地下其明謙退

未融朗蓋運動往來於空中者日月星與鳥也然

三光以光明為德往來於空而無光明者鳥也且

離為日又為鳥離而無光者當鳥鳥能行于空故

曰明夷鳥于飛是於豹為將行之義也

明而未融故曰垂其翼

明為地所蔽其明未融猶鳥欲飛為陰暗見傷不得飛也故曰垂其翼蓋垂翼者不能遠翔故知必歸其始也是於豹為歸為子祀之義也

象日之動故曰君子于行

明夷以日為主說已見于前條蓋日在地下為其明未融之象故爻辭不取明之義而象其動也是以初九曰鳥于飛又曰君子于行六二曰用拯馬

壯吉九三曰于南狩獲其大首此皆象日之動以取其義也蓋前已舉鳥于飛以當豹出奔之義再以君子于行而為出奔之事者雖似重複然以爻有是二句故推演日之象以釋其辭也按爻以暗主傷君子之義而繫之辭本義也此舉日之象以釋其辭傍義也

當三在且故曰三日不食

卿位在三等而時當且未及食時非食時則無可

食故曰三日不食是於豹當卒以餒死之言也。按
 爻辭謂三日不食者以君子為陰暗所蔽困窮甚
 之義言此章以當且而不至食時之義言也。○明
 夷日也。至三日不食皆推演日之象以為首章總
 括之占微已下由古易活法及卦象以證讒人豎
 牛之言也。

離火也。艮山也。離為艮火焚山山敗於人為敗言敗
 言為讒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言必讒也。

舊本誤作離為火今改焉。按上已曰離火也。艮山
 也。此舉其大象以釋卦故下承其句曰離為艮以
 示離變艮之義。此古易活法也下又承此句曰火焚山山
 敗其文其義始明也。若作離為火則冒首離火也
 之句屬贅言。夫離火也。艮山也。其以也字者是所
 以揭大象以釋卦也。猶巽風也。乾天也。蠱之負風
 也。其卦山也。之例是也。今謂離為艮者是所以舉
 古易活法以示其占用也。猶風為天震為土夫從

風之類是也。○於人為敗言之句。舊誤脫敗字。今補正矣。按以火焚山。山敗之義。推之人事為敗言。故下承之曰。敗言為讒。可以見矣。此自上條引爻辭未終。又更其端。以卦象者。以爻無讒。人豎牛之義也。故推演卦象。以轉化出讒。人豎牛之象也。蓋離為火。艮為山。火焚山之草木。則山為之敗。推諸人事。則為敗言。敗言為讒。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謂有言者。讒之謂也。蓋君子以慎言行。為要。故繫

辭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况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原夫大敗係行事小敗係言語是故。經文謂小敗小傷。以為言猶需訟。震謂有言者是也。按此條有敗象。無言象。謂敗言者。由山敗之象。以推及言也。杜註以艮為言。後儒雷同其說。以不能解此條之意也。大傳所謂成言

乎艮者不知其為助辭妄據之以謂艮為言者非也其餘歷觀經文無一有以艮為言者可以見而已。

純離為牛。

純離重卦之義不雜餘卦故曰純是謂離為火之卦也蓋離之卦非直曰牛推其象以當牛耳故曰為牛夫牛體剛健故能引重致遠其性柔順故能隨從於人今為離之卦外剛以象牛體內柔以象

其性是以離象曰畜牝牛吉顧春秋之時易象未委曲故引象以取牛之象也按晉韓宣子聘魯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蓋謂其易象者此如說卦書也其書在魯府庫而未公於世故宣子見之曰周禮盡在魯矣原夫易象古昔稱八索書而聖聖相傳以為卜筮之秘冊者也乎夫子得諸魯府庫傳諸後世以使知卜筮之法今

說卦者是也。苟以無如說卦書則不可為卜筮也。
今所傳之說卦者脫簡錯誤以失夫子之舊矣。可
 惜乎。說卦之命名疑自漢始而其名不穩當。姑從
 舊而由是觀之欲以其易象傳於後世者自夫子
 始矣。故楚邱不見易象引象以為占詞而已。且夫
 周公以八卦之離繫之辭以取牛象者不少矣。猶
 无妄六三。大畜六四。遯六二。革初九。旅上九。既濟
 九五。是也。今不取其爻辭由象而牽強者可謂倉
 踈也。然其占入神者固所可瞻仰也。

世亂讒勝將適離故曰其名曰牛

夫聖人在位則舉忠良遠讒佞以安靖國家故民
 鼓腹而娛樂矣。蓋所以使國家至壞亂者以用其
 讒佞也。今離為讒人艮為君子何則讒人壞亂國
 家猶火燒萬物故以離當小人艮為篤實為止於
 道故以艮當君子。此自火焚山山敗之義轉也。此
 以自本卦為之卦復自之卦還本卦之義而形容
 火強盛之象以為讒者敗君子之義猶火焚山山

為之敗火獨存也故曰勝將適離離為牛故曰其
 名曰牛是與震之離亦離之震其義粗同此條專
 以定理言凡學者不知定理與窮理則不可以為
 占也定理謂一定不易之理猶世亂讒勝是也窮
 理謂臨事推窮其理猶心易察夜扣門借物非鋤
 必斧者是也學者宜以類推之

謙不足飛不翔垂不峻翼不廣故曰其為子後乎
 謙為山止於地下而不出於地上謙遜而不亢象

故曰謙不足且夫離為飛鳥二陽為翼明夷初九
 為六四所蔽傷故飛不能遠翔翼垂下不能高揚
 廣行此所以知其不能遠去必當歸也故曰其為
 子後乎是舉爻辭飛垂翼之三字以結上章是將
 行而歸為子祀之句也

吾子亞卿也抑少不終
 少虧也吾子指莊叔少不終指穆豹言吾子今亞
 卿豹亦當卿故知為子祀然筮豹遇此卦故其德

有虧不終天命乎若能修道進德必免其凶矣此以少不終之句照應上章卒以餒死之句以為一篇之結尾也按此篇與周史占皆感通於得卦以發甚深微妙之義也是占中之變例而異常例焉苟非洞徹神易之淵源與神明酬酢者其孰能與於此乎

或問吾子以象爻為非占詞然如此篇似以爻辭為占者何也曰繫辭曰易者象也又曰聖人設卦

觀象繫辭焉以明吉凶蓋聖人觀象以繫之辭楚邱亦觀象以為之占是以前其義似不異然辭由象以設教於君子占由事以活用其象故於其意則不能同矣原夫於占法也辭與事合其義則取不合其義則不取矣唯占在應其事照其象事與象擬議以察來物耳先儒雖以周易為卜筮之書以象爻為占斷之辭然考諸易經與此篇則無有其義矣猶得屯初九變不用其爻辭啓蒙曰一爻變則以本卦變爻

辭遇蠱復不變之卦不用其象辭又曰凡卦六爻
占不變則占本卦
 象辭觀六五無出奔之辭察敬仲出奔齊明夷初九
 無牛之辭知讒人豎牛之名皆是由窮理與卦象
 以發微妙之占也是故繫辭曰占事知來又曰以
 卜筮者尚其占易經通篇無一有謂以其辭為占
 者可以徵矣後世不知有占者之意味引此書所
 徵之辭不辨窮理不察意味妄以象爻為占辭欲
 以往聖教君子之辭占天下至錯之來物譬猶膠

柱而鼓琴與此篇之占筮天地懸隔矣顧楚邱於
 此占於无思无為寂然不動之中見其爻辭忽爾
 有感通得於胷中知有豹之生涯與爻辭其義能
 契當故以爻辭為一篇之冒首以證己占詞也是
 先胷中有一篇成說故取爻辭逐步立占詞以徵
 之也非由爻辭而為占是故此篇以意為主以爻
 辭為徵且夫爻辭無讒人豎牛之義故以卦象插
 於引爻辭之句中以為一篇之成說也由是觀之

此篇與周史占雖似由爻辭為占詞皆推演其辭以證已言也故辭與占似其言同而其意實異矣要在以占者之意為主斡旋其象擬議其事而已學者須勿以辭害其意矣

或問吾子以卜筮為謀天意遷天命就吉避凶之道今由此篇推之豹嘗聞楚邱之占詞然不能遷其天命避其凶者何也曰書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原夫楚邱占豹為不終天命者此天

作孽也然而不能違其孽者此以不積德慎行也蓋易為君子謀為小人不謀何則小人遇凶而不能省其過遇吉而不能全其行是以凶益凶吉未必吉其為小人不謀不亦宜乎君子得凶必改其行得吉必慎是以吉益吉雖凶必遷其為君子謀者不亦可乎小人侮聖謨而不畏天命是以不至身亡名辱者鮮矣猶筮崔武子娶東郭姜南蒯將有事者可以見矣夫君子充廣德性而由仁知尊

古訓以慎天命其仁周乎物而無不合於道其知不復爲物欲之昏猶大明麗乎天赫赫雖有讒者革面服從以無所容其瞽矣故君子無人謗無鬼責樂天敦土心廣體胖其安如泰山矣今豹習於驕惰忘於豫防遂陷於患禍者此自招禍也始豹娶於國氏生孟及仲迨見其豎牛遽薄二子而厚於牛者何也豹嘗由夢天壓已弗勝牛助豹乃勝也吁豹之愚認夢而不能料目前之理况能知遷

天命之道乎夫天萬物之主宰身心之本主道義之本原能觀天者觀其道而不觀其形不能觀天者觀其形而不觀其道或順或逆或違或背徒爲紛紛實未嘗出於天之外也是故卜筮之告即天幾之發也人心之悔即天意之悔也人事之修即天道之修也無動非天矣豹也徒知形體之天不知道體之天唯爲私心所蔽爲物欲所拘亦不知我心即天心我動即天動反爲無預於天者天與

我岐而二之以勝敗兩之遂以勝天為己意以豎
 牛名狀與夢協故寵之使亂大從者此其不知天
 道之失而已吁牛之亂天啓之也楚邱之占謀天
 意也凡事豫則立行前定則不疾豹不能監天意
 豫防其幾者此所以其不從於卜筮也顧夢天壓
 已者此天格豹非心也夢助之乃勝者此牛助其
 非心也其逆天者亡順天者興苟以勝天為己意
 者此逆天者也其當夢天壓已之時若能反顧天

意回視非心以省其行則可不至陷於禍患也始
 豹及去國之時淫於庚宗婦人而使生牛以釀其
 患禍者此不慎其行之過也今以易論之乾為天
 為君為父夫天命於物君令於臣父誨於子者此
 萬世之大經不朽之達道也豹以勝天為自快者
 蓋逞其私心以蔽天理也此非與逆天叛君悖父
 者其義不異乎何不奉天意順天命以顧其非心
 乎吁彼信夢以不修其德者此不明也寵牛以陷

於禍者此不知也。使殺孟逐仲者此不仁也。由是觀之，所以不終其天命者，此豹自取也。

衛孔成子筮立君

昭七年傳：秋，衛襄公卒，衛齊惡告喪于周，且請命。王使成簡公如衛弔，且追命。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余敢忘高圉、亞圉。」

齊惡，衛大夫簡公王卿士陟登也。恪，敬也。叔父謂襄公，命贈以高官。褒德，敘哀以告。柩也。二圉，周之

先為殷諸侯，亦受殷王追命者。

衛襄公夫人姜氏無子，嬖人媯始生孟縶。孔成子夢

康叔謂已立元，余使羈之孫圉與史苟相之。史朝亦

夢康叔謂已余將命，而子苟與孔烝鉏之曾孫圉相

元。史朝見成子，告之。夢夢協，晉韓宣子為政，聘於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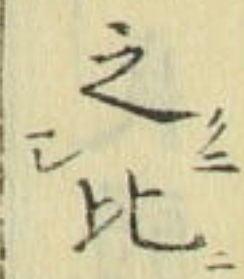
侯之歲，媯始生子，名之曰元。孟縶之足不良，弱行。

姜氏謚宣，嬖人賤而寵者。成子，衛卿孔達之孫。名

烝鉏，康叔衛始祖。元，孟縶弟。後為靈公。夢時未生。

羈烝鉏子史苟史朝子協合也。不良跛也。

孔成子以周易筮之曰元尚享衛國王其社稷遇屯

又曰余尚立繫尚克嘉之遇屯  之比 

以示史朝史朝曰元亨又何疑焉成子曰非長之謂

乎對曰康叔名之可謂長矣孟非人也將不列於宗

不可謂長且其繇曰利建侯嗣吉何建建非嗣也二

卦皆云子其建之康叔命之二卦告之筮襲於夢武

土所用也弗從何為弱足者居侯主社稷臨祭祀奉

民人事鬼神從會朝又焉得居各以所利不亦可乎

故孔成子立靈公十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成子兩筮立元立繫孰吉元得屯繫得屯之比朝

以為元亨為吉成子疑元為年長非以名也朝謂

繫跛非全人將不得在宗人之列豈可復謂長乎

且以卦辭決之言利建侯嗣子既吉何建之有言

建則非嗣矣屯比二卦皆有建侯之文明元非長

而宜立也武王伐紂太誓曰朕夢協朕卜襲於休

祥伐商必克故曰武王所用孟跛利居元吉利建
故可按此條雖似得占旨者尋其所言惟據象爻
以疑議摸索而已非由筮決也

孔成子筮立其主而不通其占斷之旨故示之史
朝史朝亦不知占事於是乎以夢康叔告於二臣
之故遂從其夢以立靈公耳此非由其卜筮立靈
公也後世由此篇證之以象爻為占辭者誤矣始
成子筮立元遇屯今以占法言之屯公侯之卦且

坎中男在君位九五君位震長男在臣位六二臣位

此中男元當享衛國主其社稷長男繫告可為
臣於元也成子不知所以其然故又筮立繫於是
乎箸丁寧告之精審示之以屯之比今夫屯之比
也。有坎中男在君位而不變九五一陽統眾陰眾
陰之臣民服事於九五之象也其震長男變坤者
此繫所以示可柔順而服從於元之義也且夫震
為足為能行坤為柔弱為居震為坤則為弱行之

象此亦所以告繫之足弱行不可立必可立元之義也此筮以象告之其精且明如斯何妄引象爻爲陋說之有顧初筮由屯卦則可立元之義著明也又何習筮以問立繫之爲此所以爲不知其占法也然而於其筮不論知與不知再筮而再告者此亦所以筮之公而無私也或問以卜筮者尚其占然今成子不通其占而筮之者何也曰繫之足不良弱行不可以爲主社稷者於定理可知也况

於康叔以夢命立元乎其於立元何不可之有原夫古昔聖人之王天下也國家有大故必先由卜筮以斷其吉凶矣蓋春秋之世去聖不遠是故聖代之遺風猶未湮滅以立君乃爲國家之大事故成子雖不通其占旨由其典禮以筮之也夫易聖人爲斷國家之大事設爲筮平常之瑣務不設故筮大事則筮應之也速矣何者以筮其大事則至誠自契至敬自嚴也大傳所謂是興神物以前民

用聖人以此齊戒以神明其德者此其所以盡誠
 敬以與神明酬酢也誠苟不至則無筮以應之占
 苟不明則無知其吉凶矣誠與占猶鳥兩翼車兩
 輪廢一則不足以知來物也成子以存其誠故筮
 能應之然以不通其占事故不能斷其疑也大傳
 所謂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者實難矣哉
 後世占兒者寡聞陋識素不知神易正大之道不
 悟誠敬之旨妄以筮卦為餬口之資侮神輕筮奇

譎幻恠欺人迷世遂使神易墜於地嗚呼虫自器
 生却蠹其器占兒自多出却賊其道悲矣哉

魯子服惠伯議南蒯筮

昭十二年傳南蒯將叛也故筮之遇坤 之比

曰黃裳元吉以為大吉也

南蒯南遺之子季氏費邑宰也蒯以費叛季平子
 從治區夫之謀故費人叛南氏遂奔齊傳舉蒯之
 筮及惠伯言以示來世也

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如何

蒯欲包藏禍心以圖季氏然憚言之故示之惠伯曰即欲有事其吉凶如何

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也不然必敗

惠伯與蒯為同朝人故能知蒯素行險悍以有異志也況於鄉人或知之者乎今隱其事但舉得卦以示之者愈知有企其異志也故曰吾嘗學此矣此指易也夫易與天地準其道正大光明也故於

其教為君子設於其筮為君子謀顧筮逆則人臣之大罪鬼神何與之乎夫如此者於定理其凶必矣亦何筮之有若夫抱悖逆之心則不當黃裳之義亦何元吉之有故曰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以此二句為冒首者此惠伯豫察其叛心而陰折之也其謂必敗者暗含蒯敗走之意也外疆內溫忠也和以率負信也

此承冒首忠信之章以釋其義也蓋人臣剛疆以

禦外溫順以事王斯謂之忠也率循也秉堅貞之節而用和以循之斯謂之信也惠伯欲蒯察蓬心以療其毒故掉旋忠信之義以砭彼疾病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

此復承上章忠信之句而更引爻辭以釋其義也黃裳元吉則坤六五爻詞也原夫乾為天道為君道為夫道坤為地道為臣道為妻道故雖坤六五

為君位然以與乾配則為臣道故不取君位則為臣而位尊者是以聖人垂之教戒曰如黃裳則元吉也其在上一曰衣在下曰裳故謂裳以為臣之義也蓋以乾為玄坤為黃乾為衣坤為裳也且夫以地承順天柔順而貞正故為忠信之義斯謂之對象取義也其忠信臣之職內誠謂之忠外誠謂之信今以坤一卦辨之則坤臣之卦以有六五在大臣之位得中而其才備其志柔順以守臣道之象

故曰黃裳也。蓋黃以柔中之德備於內而言裳以黃中之美見於外而言猶且以黃有中央之土色與柔中之德之二義故曰黃中之色以裳取忠信之發顯於外之象故曰下之飾也。意大臣而竭忠信有才德而守臣道者非大善之吉何乎。故曰元善之長也。李氏曰乾之九五堯舜之君也坤六五皋夔稷契之臣也坤六五之應在乾九五乾坤相應者堯舜皋夔之遇合也。乾事業則堯舜二典是

也。坤事業則禹皋陶益稷三謨是也。合典謨而觀然後堯舜皋夔之事業可見合乾坤一卦而觀然後君臣之配應可見於戲黃裳之義大矣哉。

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

中懷不忠則非黃之色共恭敬也外不恭敬則非裳之飾事不善則不得臣職之至極矣。蓋坤六五以臣道之極言是故事不善則不當其義也。此章

以忠當黃以共裳裳以善當元以釋黃裳元之義也。又按曰中而畧外曰下而畧上此互文省畧法也。

內外倡和為忠率事以信為共供養三德為善非此三者弗當。

內誠曰忠外誠曰信內不誠則不得忠外不誠則不得信內外倡和為忠信以忠信從君事能盡恭敬者即臣之職也供奉也三德忠信共也言非敬

奉涵養此三德則弗當黃裳元之義也。

且夫易不可以占險將何事也且可飾乎。

居易以俟命者君子之志行險以徼幸者小人之

情也且夫易聖人設教於君子所以示和順於道

德而理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之道也是故不可

以危險之事筮之也危險之事於定理其凶決矣

何疑之有況卜筮以決疑不疑何筮乎今夫蒯為

人臣唯可以占忠信之事也問其所占何事且可

以從下之飾乎蓋喻行其臣之道也○按近世姦
黠不軌之徒妄筮危險之事欲以徼其僥倖者不
少矣皆是蒯之徒耳豈得無不少羞於心乎

中美能黃上美為元下美則裳參成可筮猶有關也
筮雖吉未也

中地之位黃中央之色中美而能黃忠也元即善
也體元以正其行者君子之美德也裳猶共此人
臣之美德也言忠善共之三美俱備而後其吉可

如筮也猶有關者不參成也言三美有關則弗當
爻辭之義故不可以為元吉也按上獨言飾者以
蒯在下位故重言之上本言忠信率信為共而俱
謂之善故又互言之也

蒯也唯為私心所蔽為物欲所拘失本心之明畔
為臣之道見其爻有謂元吉之辭遂以為大吉者
此不知多之為多也蓋於爻之義黃裳則元吉之
謂也若不黃裳則其為凶亦可知矣然而不取黃

裳之義而取元吉之辭者此所以不知易之為易也。顧雖惠伯達多蒯隱其事以示之故不可顯占其事也。然惠伯陰察蒯將叛之幾故汎由爻辭以示之教戒推廣黃裳之象以喻忠信之義也。此大傳所謂以言者尚其辭之道也。夫家臣而君圍者於定理不可也。然今筮之得坤之比蓋於蒯身占之乃坤六五動而為比者此臣而欲犯君之象也。又坤初六有履霜之戒今六五變是乃陰慝之小

人逞志奮威將迫君位之象也。又坤為刑坎為血以一卦配人身則初二為趾三四為身五上為首。今六五變此當勁坎血流亡其首之象也。又此有水流乎地上之象取諸人事則亡命之義也。皆是。大敗之象而無有元吉之義矣。抑雖有坤為柔順比為親和則君臣相和之義然蒯之為人也。姦黠驕奢無君臣相和之理故轉其象而取姦臣犯君之義也。此非知窮理察著情孰能與於此矣。雖然

南蒯之叛也。季平子實啓之也。君子曰：禮上下紀，天地之經緯也。明恕而行，節之以禮，雖有姦邪，孰能間之？君人者，豈得無不監之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平子有焉。履霜，堅冰至。南蒯有焉。

晉陽虎筮救鄭

哀九年傳：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

鄭武子賸之寵嬖，許瑕者求邑於賸，不與之，請取於他國，許之。故鄭師圍宋雍丘，宋皇瑗復於鄭師。

之外築壘，使合表裏，受敵無所可逃。鄭師哭賸救之，又大敗。故趙鞅欲救鄭，卜之遇水適火之兆也。占諸史：趙史墨、史龜、史龜曰：是謂沈陽，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伐齊則可，敵宋不吉。

鞅將救鄭而畏宋，故卜之以占於三史也。三史皆晉史，今卜得水適火之兆，水陰也，火陽也。夫火性炎上，遇水則沈滅，故是謂沈陽也。蓋兵主殺伐，而屬陰，今得水克火之兆，故曰利以興兵也。姜齊姓

子高謂宋姜姓屬火火得水則沈故曰伐齊則可也子姓屬水故曰敵宋則不吉也

史墨曰盈水名也子水位也名位敵不可干也炎帝為火師姜姓其後也水勝火伐姜則可也

趙鞅姓盈水盈則行故盈為水名宋姓子又得北方水位二水俱盛也故不可干炎帝即神農有火瑞故為火師而以火名姜神農之後水適火故勝之可伐姜也

史趙曰是謂如川之滿不可游也鄭方有罪不可救也救鄭則不吉不知其他

盈而得水位是水上加水也猶川之流波盛而不可游也鄭以嬖寵伐人故曰有罪也救鄭則伐宋故不吉也夫無故而興兵者非君子之志故曰不知其他以抑二史伐姜之言也○三史占卜兆謂敵宋則不吉其旨同而龜墨之二史謂利伐姜者不可也今趙鞅卜救鄭示之三史而不問其他然

則占救鄭之吉凶可也而已夫兵凶器也戰危事也苟無故而起兵此之謂貪兵也顧二史占救鄭之吉凶更謂利伐姜者此啓鞅之貪心而援其棄王爭利之罪也史趙謂鄭方有罪不可救也救鄭則不吉不知其他者此由窮理以得占要愈於二史遠矣

陽虎筮之遇泰  之需 

泰通也安也為卦乾為天坤為地今地在上天在

下是天氣下降地氣上騰之象夫天地交則四時通萬物安故名泰也需須也為卦下乾上坎乾為天坎為雨今雨在天上未下降須時則降萬物滋養之象又乾為進坎為險今險在乾前是須時而不敢不進剛健而不陷之象故名需也

曰宋方吉不可與也微子啓帝乙之元子也宋鄭甥舅也

此擾謂泰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之辭以斷其

吉凶也。帝乙紂父立為天子，故稱帝乙。夫泰陰陽交通之時，五君位，六陰爻。今陰而得中，應九二剛中之臣，是有似王者。嫁妹於賢臣，得受其福祿，而大吉。故聖人取之爻象，但書與散亡，不可知嫁何人為誰妻也。蓋宋鄭為婚姻甥舅之國，宋為微子之後，微子之後而得帝乙之辭，故曰宋方吉。是謂不可為鄭伐宋也。

社祿也。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吉祿，我安得吉焉。乃止。

帝乙之元子指宋也。若宋歸妹而有吉祿，此吉在彼而不在我。我伐之為不吉，四占皆同，故止。按此條捨卦名與象而取其辭而已者，可謂迂也。蓋以宋微子之後雖似爻辭，合其義者，然若在他國而得此爻，何以斷其吉凶乎？徒取辭而不由象者，此不知占法者而已矣。今以占法言之，夫泰安也，平也。晉宋素平安無動干戈之理，是所以本卦

得泰也。需須也。須則不陷乎坎險。是所以之卦得
需也。由是觀之。不救鄭。不敵宋。亦不伐齊。唯安甲
兵。以須時之義也。此之謂占法矣。

國語

周語下

晉孫談之子周適周事單襄公。

談晉襄公之孫。惠伯談也。周者談之子。晉悼公之
名。

襄公有疾。召頃公而告之。曰。必善晉周。將得晉國。

頃公。單襄公之子也。襄公服周為人。知其必有晉

國。故囑頃公曰。必善晉周。

成公之歸也。吾聞晉之筮之也。

成公。晉文公之庶子。成公黑臀也。歸者。自周歸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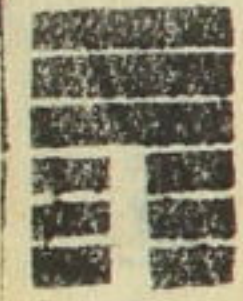
晉。晉趙穿殺靈公。趙盾逆公子黑臀於周而立之。

蓋此筮將迎歸之時也。

遇乾



之否



曰配而不終。君三出焉。

此策者之占詞也。蓋乾為諸侯，且於八卦乾為君。上乾下乾相配，皆君之象也。今變為否，是配而不終之象，故知不能為君於其國也。內卦三爻變而為坤，故曰君三出焉。此謂晉公子三人奔周而晉三逆公子於周，以為君也。夫無國君出奔之窮理，故察三出者必為晉國之公子也。且夫有乾之否三出之象，歸而有其國者，此自否之乾之象也。由是觀之，乾之否亦之乾之生卦也。生卦法有別說

一既往矣，後之不知，其次必此。

此單襄公之斷詞也。其一成公則既往矣。若其第三君則不可知，以為誰也。其次必周也。

及厲公之亂，召周子而立之，是為悼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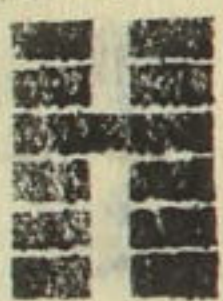
晉語四

晉惠公卒，秦伯將納重耳於晉。公子親筮之，曰：尚有

晉國，得貞屯。



悔豫。



皆八也。

屯之解已見于前篇。豫悅樂和順之義也。以全卦

言有九四一陽在宰相之位以剛明之質而能治
國家五陰和順以悅樂之象故名豫又震爲動坤
爲順有順以動之象其順而動也在天地則日月
不過而四時不忒在人則動靜運爲當其義故名
豫又有上動而下順之象是君之威令行而下民
順從故名豫公子謂重耳也貞悔之說已見于前
篇今夫貞屯悔豫初與五得九變四得六變二三
上皆得八不變故曰皆八

筮史占之皆曰不吉閉而不通爻無爲也

此掌連山歸藏之史也蓋連歸以七八爲占故主
不變其與周易以九六爲占主變者不同也按連
歸之二爻得七者爲吉得八者爲凶合得七八者
爲吉凶相半夫七者少陽也陽之爲道開而通有
爲也是以爲吉夫八者少陰也陰之爲道閉而塞
無爲也是以爲凶今筮而得八是閉而塞無爲之
謂也

司空季子曰吉是在易皆利建侯不有晉國以輔王室安能建侯我命筮曰尚有晉國筮告我曰利建侯得國之務也吉孰大焉

易指周易也屯初九曰利建侯豫象曰利建侯故曰皆也我者重耳也命筮者實命筮也然謂命筮者古之熟語也

坎水也坤土也屯厚也豫樂也車班外內順以訓之蓋人屯難則其志堅固而厚其事也車指戰車也

夫屯內卦震豫外卦亦震震為車故曰車班外內也皆公侯之象也

泉原以資之土厚而樂其實不有晉國何以當之

泉原以坎言土厚以坤言此由屯豫二卦言以坎為泉坤為土豫為樂也

震雷也車也坎勞也水也衆也主雷與車而尚水與衆車有震武也衆而順文也文武具厚之至也故曰

屯

震一陽載二陰而進行之象也。故為車也。又震為雷為威。故曰武也。有眾民而眾從順者文也。

其繇曰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主震雷長也。故曰元眾而順嘉也。故曰亨內有震雷故利貞車上

水下必伯

屯難也。君子當是時其志貞正以能勉強必有解其難而通之時。故謂元亨以示有將來解屯之時也。若君子不顧其屯難之時犯難而行必陷乎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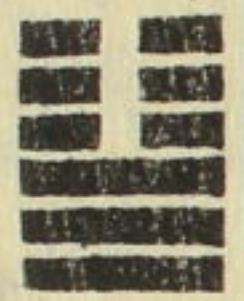
險故謂勿用有攸往以示即今屯難之時也。蓋天子為民之父母諸侯為民之兄長震為長子故震有君侯之象。夫屯難之世不可無君宜擇賢建侯以教育萬民故曰利建侯。然此章主季子之占意引象以證其言故非象之正義也。今震車上為豫水動而下順有威而眾順故必伯。小事不濟壅也。故曰勿用有攸往一夫之行。此條以定理言亦非象之正義也。

衆順而有武威故曰利建侯坤母也震長男也母老子彊故曰豫其繇曰利建侯行師居樂出威之謂也是二者得國之卦也

豫象曰利建侯行師夫震為侯坤為國為臣民為順是有建侯而民從順之象故曰利建侯豫順以動也夫順天以動者仁義之師也豫有侯動征而臣民順往剛應而志行之象故曰利行師也二者屯豫也當是時惠公卒懷公立懷公不君無有國

之器重耳賢者有人君之德况於屯豫為得國之卦乎今筮史不察其窮理是以占亦不契當也故季子由窮理察卦象詳說以示為吉也

晉語四

重耳及河董因迎公於河公問焉曰吾其濟乎對曰臣筮之得泰  之八曰是謂天地配亨小往大來今及之何不濟之有

晉秦封界有大河故問可濟而有國乎否也蓋泰

之八徵諸良之八其五爻皆變唯一爻得八不變也亦可察焉按泰之八者有觀晉萃之三也今推諸其占事則知得泰之晉也何者泰通也晉進也亦國名也是實得晉國之謂也且夫泰陰在外陽在內與否易位而天地配亨交通之象也由是觀之皆有晉國之義也何不濟之有

此篇所載之卜筮靈妙而通神明之德者三周史占敬仲也史蘓占伯姬也卜楚邱占穆豹也簡而

神者一晉史占鄆陵之戰也專由窮理有法則者八辛廖占畢萬也楚邱占成季也卜徒父占韓原之戰也卜偃占納王之吉也陳文子占崔杼之婚也晉史占成公也司空季子及董因占重耳也大傳所謂以言者尚其辭者三穆姜議史之占詞也子服惠伯喻南蒯也醫和論晉侯之疾也以動者尚其變者三伯廖議公子曼滿也知莊子論彘子也游吉評楚子也筮而無占者二孔成子筮立君

也。陽虎筮救鄭也。夫卜筮者，聖人之所以決諸疑，明吉凶，遷天命，神德行也。是故王者設卜官，以世世相傳，其道重，其義深矣。及周德衰微，諸侯力爭也。卜官已壞廢，占法殆堙沒矣。故其精微深妙，多所遺失。卜官之占法，不可稽考也。是以雖此篇載卜筮之事蹟，學者遂無知其旨趣。於是聖學之蘊，既闕遺，卜筮之道，漸陵遲矣。後世姦黠佞諛之徒，不知所以筮之為筮，妄議慶譽，以說人志，擅言禍

患，以傷人心。要之，不過釣利銜名之私。孔子曰：「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者，殺此。」以其賊道深，誣神大也。間亦有末學膚淺之徒，為以卜筮非聖作者。夫如斯者，不足與議卜筮矣。今於此篇之占，以畧陳其義也。如占詞：子孫遂為諸侯者，敬仲畢萬也。不從筮而取菑禍者，崔杼南蒯穆豹也。筮伯姬之婚，以當其占者，惠懷也。謀敵於隱微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者，秦伯晉侯也。筮有國遂成霸業者，

重耳也。顧夫敬仲畢萬重耳之三子皆方其困苦
憂患之時益其所短進其所不能省身修德以至
於命者也。秦伯晉侯之二君能信其占以得勝者
也。惠懷之二子叛約棄親遂當其凶以取累辱者
也。崔杼南蒯穆豹之三子逞淫慝以失禮節或暴
虐而懷異志或溺愛以招禍皆是輕筮慢命以取
其凶者也。若能從其筮改其過省其行必免其凶
矣。筮而不從則罪莫大焉。是故於君子當務之事

業筮之不吉則增修德而改筮何則以德勝不祥
仁除百禍也。蓋不畏天不修德者庸人之情志道
以慎命者君子之操也。夫命不在天不在地我命
在我。昔者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國家之存亡禍福
信有天命非唯人也。孔子對曰存亡禍福皆已而
已。天災地妖不能加也。公曰善吾子之言豈有其
事乎。孔子曰昔者殷王帝辛之世有雀生大鳥於
城隅占之曰凡以小生大則國家必王而名益昌

於是帝辛介雀之德不脩國政亢暴無極朝臣莫
 救外寇乃至殷國以亡此即以己逆天時詭福反
 為禍者也又其先世殷王太戊之時道缺法圯以
 致天孽桑穀于朝七日大拱占之者曰桑穀野木
 而不合生朝意者國亡乎太戊恐駭側身脩行思
 先王之政明養民之道三年之後遠方慕義重譯
 至者十有六國此即以己逆天時得禍為福者也
 故天災地妖所以做人主者也寤夢徵怪所以做

人臣也災妖不勝善政寤夢不勝善行能知此者
 至治之極也唯明王達此卜筮亦然聖人設之所
 以避凶就吉以至於命也苟不知卜筮無以知命
 不知命無以為君子古曰易為君子謀信矣哉顧
 雖卜官既廢占法殆亡尚幸賴此篇之存學者推
 而廣之觸類而長之於其卜筮之法則思過半矣
 至如神而明之則存其人也

官許文化十四丁丑歲四月
發兌文政新元戊寅歲八月

含章堂藏

書賈

大阪 網屋茂兵衛
藤屋弥兵衛
河内屋喜兵衛
江戸 須原屋茂兵衛

文撰正文 全 春秋左傳譯語 全 日本政記字類 寸珍銅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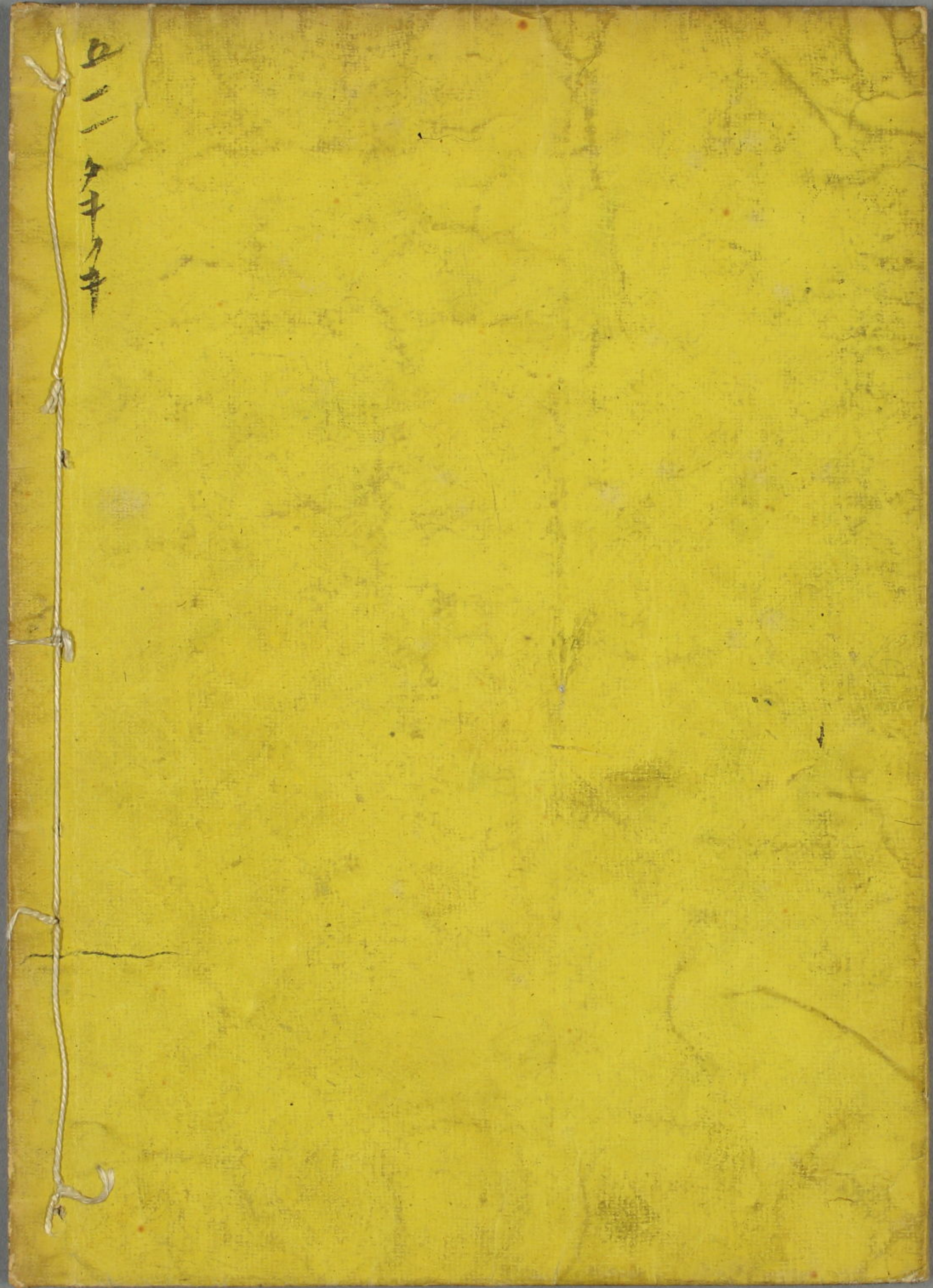
同六臣注 全 日本外史字解 全 文章軌範便蒙 寸珍銅板

同傍割 全 本艸和名 全 異同辨校本 全

四書檀注 全 梅花心易 全 四書字引大全 寸珍銅板

四書經典餘師 全 詞のやち又 全 五經字引大全 寸珍銅板

和漢洋書籍交易所 大阪心齋橋備後町南五入
諸國賣藥大取次所 小谷卯兵衛



五
一
夕
夕
夕